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十七回 寶船廠魯班助力 鐵錨廠真人施能

詩曰： 大明開鴻業，巍巍皇猷昌。  
止戈戎衣定，修文繼百王。  
統天從兩施，理物體含章。  
深仁諧日月，撫運邁時康。  
幡旗既黑黑，征鼓何鏗鏘？  
外夷違命者，剪覆被天殃。  
和風凝宇宙，遐邇競呈祥。  
四時調玉燭，七曜巡萬方。  
維岳降宰輔，維帝用忠良。  
五三成一德，於昭虞與唐。

卻說工部尚書一本，寶船工完，乞加恩賞事。萬歲爺看了本，龍顏怒髮，急宣文武百官。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萬歲爺道：「今日百官在此，工部一本，為寶船工完事。這寶船可是完了麼？」馬尚書出班奏道：「陛下洪福齊天，不日成之。」王尚書出班奏道：「天地協和，鬼神效力，故此寶船工程易完。」三寶太監出班奏道：「奴婢們星夜督率，委實是工完。」聖上道：「你這廝俱是欺侮我朝廷，豈有恁大的工，不假歲月而成？」文武百官一齊跪下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為臣的誰敢欺侮朝廷。」萬歲爺把個龍眼觀看，只見班部中獨有劉誠意不曾開口，聖上就問道：「劉誠意，你為何不作聲？」劉誠意道：「非干小臣不言之罪。小臣袖裡占課，故此未及奏稱。」聖上道：「你占的課怎麼說？」劉誠意道：「小臣袖占一課，這寶船廠裡有個天神助力，故此易於成功，陛下不須疑慮。」聖上道：「須則是眼見那個天神，我心才信。」劉誠意道：「要見也不難。」聖上道：「怎麼不難？」劉誠意道：「無其誠，則無其神；有其誠，則有其神。」聖上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三日齋，七日戒，親至寶船廠內，要九張桌子單層起來，果是天神飛身而上，此心才信。」百官齊聲說道：「欽此，欽遵。」御駕回宮，百官班散。馬尚書迎著劉誠意唱了一個喏，打了幾個恭，說道：「聖上要見天神，怎麼得個天神與他相見？」劉誠意道：「到了七日上，自有天神下來。」劉誠意雖是這等說，馬尚書其實不放心。

不覺的挨到了七日之上，果真的萬歲爺排了御駕，文武百官扈從，逕往寶船廠來。廠裡已是單層了九張金漆桌子，御駕親臨，即時要個天神出現，如無天神，准欺侮朝廷論，官匠盡行處斬。說著個「處斬」二字，哪一個不伸頭縮頸？哪一個不魄散魂飛？哪一個是個神仙出來？未久之間，只見廚下一個燒鍋的火頭，蓬頭跣足，走將出來，對眾匠人說道：「我在這裡無功食祿，過了七個月，今日替眾人出這一力罷。只是你們都要吃喝著一聲『天神出現』，助我之興，我才得像果真的。」眾人吆喝一聲道：「天神出現哩！」倒是好個火頭，翻身就在九張桌子上去了，把個聖上也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莫道無神也有神。」聖上問道：「天神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天神道：「我即名，名即我。」萬歲爺轉頭叫聲當駕的官，再轉頭時，其人已自不見了。萬歲爺心上□分快活，今日天神助力，明日西洋有功可知。即時叫過眾匠人來。眾匠人見了個御駕，骨頭都是酥的，一字兒跪著。萬歲爺道：「這桌子上是個甚麼人？」眾匠人道：「是個燒鍋的火頭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他姓甚名何？」眾匠人道：「只曉得他姓曾，不曉得他的名字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他怎麼樣兒打扮？」眾匠人道：「他終日裡蓬頭跣足，腰上繫的是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，左腳上雕成一隻虎，虎口裡銜一個珠；右腳上雕成一枝牡丹花，花傍有一枝蘭草。他食腸最大，每日間剩一盆，他就吃一盆；剩一缸，他就吃一缸。若是沒有得剩，三五日也不要吃。」萬歲道：「果真是個天神。」發放眾匠人回去。又宣劉誠意上來，問道：「卿再袖占一課，看這個天神是甚麼名姓。」劉誠意道：「不必占課，眾匠人已自明白說了。」聖上道：「他眾人說道不曉得他的名字。」劉誠意道：「他說姓曾，腰裡繫著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，曾字腰上加了四點，卻不是個『魯』字？他左腳下一隻虎，虎是獸中之王；右腳下一株牡丹，牡丹是花中之王。老虎口裡銜著一個珠，是一點；牡丹傍邊一株蘭，是一撇。兩個『王』字中間著一點、一撇，卻不是個『班』字？以此觀之，是個魯班下來助力，故此他說：『我即名，名即我。』」聖上道：「卿言有理。」即時叫傳宣的官，宣碧峰來見駕。長老見了聖駕，微微的笑道：「今日魯班面見天子。」聖上道：「國師，你怎麼得知？」長老道：「是貧僧指點馬尚書請來的。」聖上道：「怎麼是國師指點馬尚書請來的？」長老把馬尚書請教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萬歲爺老大的敬重長老，老大的敬重劉誠意。一面宣紀錄官紀功，敘功重賞；一面御駕臨江，觀看寶船。好寶船，也有一篇《寶船詞》為證，詞曰：

刻木為舟利千古，肇自虞約與共鼓。  
權輿竅木吳蜃脰，矜誇浮土漢雲母。  
白魚瑞周以斯歸，黃龍感禹而來負。  
誰知道濟泮艗功，乘風縱火有饅臚。  
徐宣凌波其抗厲，鄧通持棹何從容。  
艗烏江而待項羽，燒赤壁而走曹公。  
沙棠木蘭稀巧麗，指南常安有奇制。  
彩菱翔鳳兮並稱，吳蚶晉舶兮一類。  
李郭共泛兮登仙，胡越同心兮共濟。  
涉江求劍兮楚偵，伐晉王官兮在秦。  
緋纜維兮泛五會，軸轡接兮容萬人。  
飛雲見兮知吳國，青翰聞兮為鄂鄰。  
漢武兮汾陽申辨，廣德兮便門陳諫。  
穆滿兮乘之烏龍，山松兮望彼鳧雁。  
伐維江陵兮喬木，習維昆明兮鑿戰。  
翔螭赤馬兮三侯，鷓首鴨頭兮五樓。  
蒼隼兮先登見號，飛廬兮利涉為謀。  
泛靈芝兮杜白鶴，浮巨浸兮梁銀鈎。

卻說萬歲爺看了寶船，就問長老道：「寶船已是齊備，國師何日起行？」長老道：「寶船雖是齊備，船上還少些鐵錨。」聖旨道：「既是舊錨去不得，新錨但憑國師上裁。」長老道：「須則是興工鑄造。」聖上道：「文武百官在這裡，是哪個肯去興工造錨哩？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又閃出三寶太監來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奴婢願去興工造錨。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又閃出工部馬尚書來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小臣願去興工造錨。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又閃出兵部王尚書來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小臣情願協同造錨。」聖上見了這原舊三員官，心上老大的寬快，說道：「多生受了列位。」眾官齊聲道：「這是為臣的理當，怎麼說個『生受』兩個字？但不知興工造錨，錨要多大的？」聖上道：「非朕所知，可宣國師來問他。」長老就站在左壁廂說道：「這外錨忒大了也狼抗用不得，忒小了也浪蕩用不得。大約要分上、中、下三號，每號要細分三號；每上號要分個上上號、上中號、上下號，每中號要分個中

上號、中中號、中下號，每下號又要分個下上號、下中號、下下號，三三共九號。頭一號的錨要七丈三尺長的廳，要三丈二尺長齒，要八尺五寸高的環。第二號的錨，要五丈三尺長的廳，要二丈二尺長的齒，要五尺五寸高的環。第三號的錨，要四丈三尺長的廳，要一丈二尺長的齒，要三尺五寸高的環。其餘的雜號，俱從這個丈尺上乘除加減便是。還要百□根棕纜，每根要吊桶樣的粗笨，穿起錨的鼻頭來，才歸一統。」長老分派已畢，聖駕回朝，文武百官隨駕。

所有三寶太監、兵部尚書、工部尚書，面辭了萬歲，分了委官，即時到於定淮門外寬闊所在，蓋起一所鐵錨廠來。即時出了飛票，仰各柴行、炭行、鐵行、銅行並三百六□行，凡有支用處，俱限火速赴鐵錨廠應用毋違。即時發下了幾□面虎頭牌票，仰各省直府、州、縣、道，凡有該支錢糧，火速解到鐵錨廠應用毋違。即時出了飛票，拘到城裡城外打熟鐵的，鑄生鐵的，打熟銅的，鑄生銅的，火速齊赴鐵錨廠聽用毋違。即時發下了幾□面虎頭牌，仰各省直府、州、縣、道，招集鐵行匠作，星夜前赴鐵錨廠應用毋違。這叫做是個「朝裡一點墨，侵早起來跑到黑；朝裡一張紙，天下百姓忙到死。」不日之間，無論遠近，供應的錢糧一應解到；無論遠近，銅鐵行匠作一應報齊。三寶太監坐了中席，王尚書坐左，馬尚書坐右。各項委官逐一報齊，燒了天地甲馬，祭了鐵錨祖師，開了爐，起了工，動了手。三位總督老爺歸了衙。只說「眼觀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」。哪曉得這些匠作打熟鐵的打不成錨，鑄生鐵的鑄不成錨，毛毛糙糙就過了一個月，只鑄錨的還鑄得有四個爪，打錨的只打得一個環。

卻說這三位總督老爺，三日一次下廠，過了一個月，卻不是下了□次廠，並不曾見個錨星兒。這一日三位老爺又該下廠，下廠之時，先叫二□四名打熟鐵的作頭過來。二□四名打熟鐵的作頭一齊跪下，三寶老爺問道：「你們打的錨怎麼樣哩？」眾作頭說道：「俱打成了一個箍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錨倒不打，倒打個甚麼箍？」叫：「左右的，把這些作頭揪下去，每人重責三□板。」眾作頭吆喝著道：「就是錨上用的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哪裡錨上有個箍？」眾作頭吆喝道：「老爺在上，豈不聞錨而不秀者有一箍？」三寶老爺聽之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狗娘養的，你欺負咱不讀書，咱豈不知『苗而不秀者有矣夫』！你怎麼敢謊咱『錨而不秀者有一箍』？坐他一個造作不如法，准違減聖旨論，該斬罪。」即時請過旨意，盡將二□四名作頭押赴直江口，梟首示眾。可憐二□四個無頭鬼，七魄三魂逐水流。

卻說斬了二□四名打熟鐵的作頭，方才來叫這二□四名鑄生鐵的作頭。這二□四名作頭說道：「你我今番去見公公，再不要說書語，只好說個眼面前的方言俗語才是。」及至見了三寶老爺，老爺問道：「你們鑄的錨怎麼樣哩？」眾作頭說道：「小的們三番兩次，還不曾鑄得完。」老爺道：「工程不完，也該重責三□板。」叫聲：「左右的，踹下去打著。」眾作頭吆喝著：「小的們禁不得這等打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怎麼禁不得這等打？」眾作頭道：「小的們是鐵鑄的靜靜，禁不得這等打。」三寶老爺聞之，又發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狗娘養的，倒不把鐵去鑄錨，卻把鐵來鑄你的；坐他一個侵盜官物滿貫，該斬罪。」請了旨意，又將這二□四名作頭押赴橫江口，梟首示眾。可憐二□四個音鬼，一旦無萬事休。」

卻說鐵錨廠裡殺了四□八個作頭，另換一班新作頭，更兼各省解來的銅匠、鐵匠看見這等的賞罰，哪一個不提心，哪一個不掣膽，哪一個不著急，哪一個不盡力，哪一時不燒紙，哪一時不造錨。只是一件，鑄的鑄不成，打的打不成，不好說得，也不知累死了多少人。三位總督老爺見之，也沒奈何，欲待寬縱些，欽限又促；欲待嚴禁些，百姓無辜。三位老爺只是焚香告天，願求鐵錨早就。

忽一日，三位老爺坐在廠裡，正是午牌時分，眾匠人都在過午，猛然間作房裡羅囉嗚嗚，泛唇泛舌。三寶老爺最是計較的，叫聲：「左右的，你看作房裡甚麼人跋嘴？」這正是：

猛虎坐羊群，嚴令肅千軍。

一霎時拿到了作房裡跋嘴的。老爺道：「你們錨便不鑄，跋甚麼嘴？」那掌作的說道：「非干小的們要跋嘴。緣是街坊上一個釘碗的，他偏生要碗釘，因此上跋起嘴來，非干小的們之事。」老爺道：「釘碗的在哪裡？」那掌作的說道：「現在小的們作房裡面。」老爺道：「拿他來見咱。」

左右的即時間拿到了釘碗的。那釘碗的老大有些德懶，自由自在，哪裡把個官府擱在心上？走到老爺酌面前，放下了釘碗的傢伙，深深兒唱上一個喏。左右的喝聲道：「喏，釘碗的行甚麼禮？」那釘碗的說道：「禮之用，小大由之。百官在朝裡，萬民在鄉里，農夫在田裡，樵夫在山裡，漁翁在水裡，就是牧牛的小廝也唱個喏哩，這都是禮。我豈沒有個禮？」老爺道：「你既是這等知禮，怎麼又釘碗營生？」釘碗的道：「小的釘碗就是個禮。假如今日釘的碗多，就是禮以多為貴。假如今日釘的碗少，就是禮以少為貴。假如今日事繁，就是禮以繁為貴。假如今日事簡，就是禮以簡為貴。豈謂知禮者不釘碗乎？」老爺道：「既是釘碗的，你釘你碗罷，怎麼到咱作房裡來？」釘碗的道：「老爺作房裡有千萬個人吃飯，豈可不打破了幾個碗，豈可沒有幾個碗釘？這叫做個『一家損有餘，一家補不足』。」老爺道：「你既尋碗釘便罷了，怎麼在這裡高聲大氣的？」釘碗的道：「小的哪裡是高聲，只有老爺是指日高升。小的哪裡是大氣，只老爺是個君子大器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原來這個人字義也不明白。」釘碗的道：「字義雖不明白，手藝卻是高強。」老爺道：「你有些甚麼手藝？」釘碗的道：「倒也不敢欺嘴說，小人碗也會釘，鉢也會釘，鍋也會釘，缸也會釘，就是老爺坐的轎，我也會釘，就是老爺你這個廠，我也會釘，就是老爺你這個錨，我也會釘。」三寶老爺素是個火性的，倒被這個釘碗的吱吱喳喳，這一席話兒不至緊，說得他又惱又笑。況兼說個會釘錨，又扞到他的心坎兒上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說話也有些胡謔哩！釘碗、釘鉢、釘鍋、釘缸，這都罷了，就是釘轎，也罷了，只說是釘廠，一個廠怎麼釘得？」釘碗的道：「除舊布新，也就是釘。君子不以辭害意可也。」老爺道：「一個錨怎麼釘得？」釘碗的道：「造作有法，也就是釘。」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莫非是個油嘴？豈有個釘碗的會造錨哩！」沉思半晌，還不曾開口，王尚書在左席曉得老爺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君子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這等小人之言，何足深信。」馬尚書坐在右席，說道：「夫人既有大言，必有大用，豈可以言貌取人！莫非是這些匠人有福，鐵錨數合當成。」故此馬尚書說出這兩句話來。這兩句話兒不至緊，把個三寶老爺挑剔得如夢初醒，如醉方醒，猛然間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便見。」釘碗的道：「是，做出來便見。」老爺叫聲：「左右的，看茶來。」左右的捧上茶來。老爺伸手接著，還不曾到口，舉起手來，二□五里只是一拽，把個茶甌兒拽得一個粉碎，也不論個塊數。老爺道：「你既是會釘碗，就把這個茶甌兒釘起來，方才見你的本事。」釘碗的道：「釘這等一個茶甌兒，有何難處！只是一件，天子不差餓兵，功懋懋賞。老爺要小人釘這個碗，須則是飲小人以酒，飽小人以肉，又飽小人以饅首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吃得多少哩？」釘碗的道：「須則是豬首一枚，饅首一百，順家槽房裡的原壇酒一壇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不要緊。」即時取酒，取豬首，饅首。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。取酒的先到，老爺道：「有酒在此，你可飲去。」只見他一手搨將下去，一手拔開泥頭，伸起個奪錢伍，不管他甜酸苦澀，只是一抵。這一抵不至緊，就舐乾了半壇。左右的說道：「你也等個肴來進酒哩。」釘碗的道：「先進後進，其歸一也。」須臾之間，取豬首的取了一枚豬首來，取饅首的取了一百饅首來。你看他三途並用，一會兒都過了作。老爺道：「你今番好釘茶甌兒了。」釘碗的道：「承老爺專賜過厚了些，待小人略節歇息一會，就起來釘著。」這一日，三寶老爺且是好個磨賴的性子，說道：「也罷，你且去歇息一會就來。」

老爺也只說是歇息一會就來，哪曉得他倒是個陳搏的徒弟，盡有些好睡哩。一會也不起來，二會也不起來，三會也不起來。老爺等得性急，叫聲：「左右的，快叫他起來。」左右的就是叫更的一般，他只是一個不醒。老爺急將起來，叫聲：「左右的，連牀抬將他來。」真個是連人連牀抬將出來，放在三位老爺面前。好說他是個假情，他的鼾響如雷；好說他是真情，沒有個人叫不醒的。把個三寶老爺只是急得暴跳，沒奈何，叫聲：「左右的，拿起他的腳夾將起來。」左右的兩個拿起他的腳，兩個拿了棍夾起他的腳來，他只是一個不醒。只見把個索兒收了一收，把個榔頭兒敲了幾下，那蕩頭的長班平空的叫將起來。老爺道：「叫什麼？」長班道：「敲得小的腳疼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敢是敲錯了？待咱們來看著你敲。」老爺親眼看著拿榔頭的，卻又敲了一敲，恰好是第二個長班叫起來，說道：「敲得我的孤拐好疼哩！」老爺道：「再敲！」及至再敲了一敲，第三個長班又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敲得

我的孤拐好疼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且放了他的夾棍，選粗板子過來。」叫聲：「板子。」只是拿板子的兩點兒一般來了。老爺叫聲：「打！」只見頭一板子就打了捺頭的腿，第二板子就打了捺腳的腿。老爺叫聲：「再打！」第三板子就打了行杖的自家腿肚子。老爺道：「這是個寄杖的邪法兒。」王尚書道：「既是邪術，把顆印印在他的腿上，再寄不去了。」三寶老爺就把個總督印信印在他的腿上，叫聲：「再打！」再打就寄在印上，打得個印吱吱的響。馬尚書道：「不消費這等的事罷，莫若待他自家醒過來，他決有個妙處。」三寶老爺也是沒有了法，只得叫聲：「各長班且住了。」住了許久，還不見他醒來。老爺道：「抬下去些。」果真的抬到丹墀裡面。

看看金烏要西墜，玉兔要東升，三位總督商議散罷。只見他口兒裡「咩」了一聲，兩隻腳縮了一縮，兩隻手伸了一伸，把個腰兒拱了兩拱，一叢碌爬將起來，就站在三位老爺公案之下。老爺道：「你這小人，貪其口腹，有誤大事。」釘碗的道：「起遲了些，多釘幾個碗罷。」老爺道：「老大的只有一個茶甌兒在那裡，說甚麼多釘了幾個。」釘碗的道：「把甌兒來。」左右的拾起那個碎甌兒與他，甌兒原本是碎的，左右的惱他，又藏起了兩塊，要他釘不起來。哪曉得他釘碗全不是這等鑽眼，全不是這等釘釘，抓了一把碎瓷片兒，左手倒在右手，右手倒在左手，口裡吐了兩口唾沫，倒來倒去，就倒出一個匱圖的甌兒來。雙手遞與三寶老爺。老爺見之，心上有些歡喜，還不曾開口，釘碗的道：「再有甚麼破家破伙，趁我手裡釘了他，永無碰壞。」老爺叫聲：「左右的，可有甚麼破敗傢伙拿來與他釘著？」老爺開了口，那些左右的就不是破的也打破了，拿來與他釘著。一會兒盤兒、碗兒、甌兒、盞兒、鉢兒、盆兒就搬倒了一地。你看他拿出手段來，口裡不住的吐唾沫，手裡不住的倒過來，一手一個，一手一個，就是宣窯裡燒，也沒有這等的快捷。一會搬來，一會搬去。

三寶老爺心裡想道：「此人非凡，一定在造錨上有個結果。」故意的問他道：「你說是會釘錨，你再釘個錨來我看著。」其人道：「老爺，你有壞了的錨拿來，與我釘著。老爺若沒有壞了的錨，我便與你造個新的罷。」老爺道：「你若興造得錨起來。咱們奏過朝廷，大大的賞你一個官，重重的賞你幾擔祿。」釘碗的道：「我也不要官，我也不要祿，我也不要後面的賞。」龍爺道：「你要怎麼？」其人道：「我只是頭難頭難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個頭難頭難？」釘碗的道：「就在起手之時，要盡禮於我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盡禮於你？」釘碗的道：「要立一個臺，要拜我為師。要與我一口劍，許我生殺自如。要憑我精造，不許催限。」老爺道：「築一個臺也可，拜你為師也可，與你一口劍也可，許你生殺自如也可，只是不許催限就難。」釘碗的道：「怎麼不許催限就難？」老道：「卻是個欽限，豈由得咱們？」釘碗的道：「欽限多少時候？」老爺道：「欽限一百日。」釘碗的道：「一百日也，還後面日子多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此時已過了四〇多個日子。」釘碗的道：「餘有六〇日還用不盡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既是六〇日用不盡，這個就好了。」王尚書道：「就此築臺，拜了他罷。」馬尚書道：「還須奏過了朝廷，才為穩便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馬老先兒言之有理，待咱明日早朝，見了萬歲爺，奏過了此事，才來築臺拜他為師。」又叫釘碗的來問道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甚麼鄉貫？咱明日好表奏萬歲爺的。」釘碗的道：「小人是萊州府蓬萊縣人氏，也沒有個姓，也沒有個名字。只因自幼兒會鉗各色雜扇的釘角兒，人人叫我做個釘角兒。後來我的肩膀上掛了這個葫蘆，人人又叫我做葫蘆釘角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今文從省，就叫做個胡釘角罷。」三位老爺一面起身，一面吩咐委官厚待那胡釘角，待明日奏過朝廷，拜他為師。

卻不知這三位老爺明日奏過朝廷，有何旨意，又不知這個釘碗的拜了為師，有何德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